

此書共種四套合共十四部

何日暉

眼科審視瑤函大全

乙卯冬月

新輯
眼科
四種

上海廣益書局印

張隱菴馬元臺二先生合註

黃帝內經素問合編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聞陰陽之秘窮生尅之源舉凡致病之因受病之處治病之法言之詳盡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當奉為主臬者也惟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張隱菴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益以諸家箋註復各出己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顯豁呈露了然於心誠中西醫學家所不可不讀之書也裝訂十六冊二函定價洋二元五角

是編為劉君耕南所輯共計三

分類

百餘篇內分

新體

稟啟訓勉問侯延訂規勸答復引薦饋送請託允許

普通

拒絕借貸索討慶賀唁慰感謝等十六類各篇內容均以

尺牘

新理想出之為初學之模範八

冊一函定價八角

初學

尺牘

指南

尺牘必須合於社會之趨勢而又不不可過於艱澀否則少年讀之必茫然不知所從然欲除此弊必須有適合少年程度之尺牘故本局特延名人編此書文詞簡潔而又淺顯並逐句加以解釋書分六類凡百篇苟讀一過雖粗知文法之兒童亦可提筆作札誠善本也二冊三角

審視
瑤函

眼科
大全

校正串雅內外編

負笈行醫周遊四方俗呼為走醫其術肇於扁鵲
華陀繼之故其所傳諸法與國醫少異治外以鍼
刺蒸灸勝治內以頂串禁截勝取其速驗也然其
治術流傳亦有足為後世法者故此中亦有聖手
也是書為錢塘趙學敏所纂分內外兩編內編分
截藥頂藥串藥單方四類中分統治內治外治雜
治奇病四門外編分禁藥字禁術禁起死保生奇
藥針病灸法熏法貼法洗法慰法吸法及一切雜
法其用藥之法亦分為偽品法製藥品食品用品
雜品附以醫禽醫獸及鱗介蟲豸花木取蟲藥戲
諸法舉凡一切奇症百病莫不各有方藥各有治
法實為醫學之秘笈也此書外編常無刊本今由
局設法覓得鈔本合刊六冊定價八角研究斯

三版

中西醫學圖說

四明王蓋臣先生精岐黃術兼知西醫心
得之餘編為是書全書凡二編妙在中西
融洽論說詳明其於虛實寒熱諸症尤能
推勘入微即如脉訣醫方及鍼灸要法無
不備列以供參考至所增人體剖解圖大
小計共五十餘幅悉係西法精繪惟妙惟
肖不爽毫釐洵為醫家必備之書請速購
閱方知鄙言之不誣也

上海廣益書局總發行所啟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總發行所

總局電話四一

開封書店街

長沙萬福街

邊街

分北京楊梅竹

審視瑤函弁言

素難而後有顓科猶六經而後有子史也其旨元令人罔象而蒐珠其理微令人碧落而占氣其奧沉令人望洋而觀瀾以故鼎之貴者恒斑駁以徵奇業之崇者須鞭草以灼膜操一技工一術必期扁之斲輪庖之批竅致精造極而稱絕藝謂必求之桐君秦越之壇庶幾幸遇其人而不意仁宇傳君一快覲之君舌則蓮品則仙道濟博施則眉山子瞻不佞不乏院署初物色於鳳臺驚渚把臂警譚而使我喜不能寐也喟然歎曰世有碩德長者傳君若而人與之聯駟承明出其補天鴻勛浴日月而蕩乾坤復何事之難濟為君槃阿樂泌一衲一瓢脩然自足將營菟裘而壺隱焉餌施昏瞽而不尸功澤漉閭黨而不任德心齋諛庭幃而守之若維摩檀施浹耆闇而奉之若鳩摩鵲藹乎與物同春利之而不庸脊脊乎與時分憂習勸而勿縈且燕貽承芳道光繼志上自克

家次迨義方箕裘式穀聿啟象賢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君備有焉
語云不知其系視其教長公維藩同事僚契坦甥文凱美秀而文矧淑
慎爾止接踵聯璧若鸞鷟之軼難羣行將展六翮而搏南溟天祚明德
有開必先其佑積慶而錫之令終者詎鮮券哉歲甲申君家枕中之秘
審視瑤函就帙而丐正不佞余矢隻語以勸之曰珍之獨曷若寶之眾
私而家曷若公而國君請梓諸仁宇遂踴躍摩頂拈花襲香向大士如
來壇前一發宏誓出審視瑤函廣鉁薛濤牋端永為三千大千琉璃震
旦普渡一切千手千眼不住聲色香味觸法施之是舉也不佞何敢夷
瑤函為一門筏渡直尊為海岸慈航可矣是為序 肯

崇禎甲申菊月穀旦

中議大夫資治尹加光祿寺少卿仍掌太醫院院使事通家友弟陸彬頓
首拜撰

凡例

一自受五臟六腑之精華。若日月麗天而不可掩。右陰左陽。涵光毓采。吐桑浴淵。胸臆迭行。坎離失度。靈督錯經。變理不齊。民病為殃。人開卷了然。至於五臟主病。五行附麗。五音分導。五方風氣。浸淫為厲。各有專司。安事拼贅。是函授自烈。祖亦棄鑽研。經歷三十餘載。復訪名公宗匠。講究印可。廣購藏書。禁方。並繁輯簡。間有立論堪採。而主方雷同。有單方擅譽。而症候不明者。添頰雖工。效顰知陋。槩不敢載。

一五輪八廓。各分攸司。象形取義。臟腑部署。基分星布。間不容髮。俗僅得其皮毛。茲盡蒐其精奧。按經辨症。補瀉得宜。先巡輪廓之變。隨察受病之源。主客逆順。毫釐千里。聞謬辨誤。亥豕斯分。庶邀覽者可按圖而索駢。施治者不致罔象而採驪爾。

一歷來醫案。自漢華元化獨振元首。倪仲賢集金玉大成。以及四大名家龍木論。若七十二家。各樹幟壇坫。迭奏宮商。抑稱鈞天異響哉。然有效臻獨得。而瑕不言疵。理由初獲。而迥別青黃者。出朱入墨。鵠驚難分。不載。

一治法分門。迥若雲泥。陰陽變換。具有權衡。不察司天。無以辨六氣五運之極。不驗經絡。無以審內外三因之候。不參奇經。無以證七情六淫之氣。虎訣雖存。鵠眸難別。是函翼經宣化循法。審因取原。機啟微為鵠輔。以諸家鴻論。證驗天行。贊理時氣。綱領條目。珠聯繡錯。庶迎刃以解。入彀而中爾。備載一用藥寒熱。猶用兵虛實。確有主見。非空拳射覆。隔靴搔癢者比也。灼其受病於某經。主症於某路。病

因於某部。感觸於某候。宜溫宜涼。內外表裏。一以貫之。若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宜熱而反以涼沃之。宜寒而反以熱熾之。乃圭逆。施攻砭倒置。鮮不旋踵而滋之殃者。可不慎哉。

一湯劑丸散藥味用雖不同。而治法亦異。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湯者盪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不能速去之。舒緩而治之也。丸散分兩。可多可少。若判為劑。必須十錢至八錢。以為中正。羸弱者五六錢為劑。壯盛者必須兩餘。方得其效。少則藥力不足。多則不勝藥勢。

一製法必須極工。用藥料須擇道地。若不揀擇精良。以偽抵真。徒費工力。不能取効。如炮煨者。以整藥入於灰火中。或用麩裹。濕紙重裹。炮令藥上有烈紋者方熟。附子南星豆蔻之類是也。炙者以整藥塗蜜或薑汁酥油。童便酒漿等物。塗浸於藥上。用炭火炙令香熟得宜。黃芪厚朴甘草皂莢龜版鱉甲之類是也。煨者以整藥入於炭火中。穩定燒熟為度。牡蠣石決明石膏蘆甘磁石之類。或用水醋童便淬飛是也。焙者以綿紙隔藥。火烘令香脆。天麥門冬葶藶石棗之類是也。炒者以銀鍋砂鍋內炒令香脆得宜。勿令焦枯。過失藥性。若煉蜜者。每一斤只揀十二兩五錢為定。火少火過。並不相宜。一開導猶鏡面拭塵。而釜底抽薪也。寶鏡玄機。陽秋鍊鏡。不啻家諭而戶曉之。至撥雲覩日。掃霾見天。稱能手者。則罕覩焉。是函本自家鉢珍。踰百朋。蓋垂掌而味溢黃芽。凝眸而香霏絳雪者。葡萄經年。俄頃建績。匪侈口乳石。而烹鳥煉兔者類也。宜載。

一古人治目。凡藥力遲緩。不能急速取効者。則用針刺。以濟其急。然醫者必須熟明經絡。症的穴真。無

不應手取効。但今人去古已遠。一聞針灸。心懷怯懼。是以醫心懈怠。鮮工於此耳。孰知其取効敏捷。大起沈疴。善用之者。靡不有驗。其治疾也。豈曰小補云爾哉。

一著篇立論。汗牛充棟。非炫名以逐羶。則市惠而弋利。求危言之中乎竅而灼見筋膜者。蓋什未有一矣。是函堅白孤鳴。而理必晰於粹精。按經攷古。而症不遺於險怪。列部分門。鑽骨析髓。審輪定廓。察色觀形。開卷瞭然。灼如觀炬。較目實論。益詳散金。碎玉篇愈著。令見者洞心。而鑿鑿分光焉。或亦持顛扶危之一助云爾。備載。

一立方施症。研古敲今。歷有成論。匪臆造測度漫焉。嘗試者同也。昔人載一百六十症。則失之濫。上古著七十二症。則失之簡。是函摘要刪繁。纖鉅各當。定為一百有八症。啟蒙牖瞶。開豁茅塞。務令陰陽之縷晰。標本之攸分。內外表裏之條貫。虛實逆順之各殊。鑒形辨色。以驗其因。按候察部。以鏡其要。若夫智圓行方。化裁酌量。活活潑潑。時措咸宜。我不執方。方必符症。症自合方。隨方隨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遇其人。方不虛傳。高遠之士。盍請鑒諸。

復慧子維藩氏識

卷之一

凡例十二條 前賢醫案

太極陰陽動靜致病例

五臟主病

八廓歌括

五運之圖

六氣之圖

五輪不可忽論

勿以八廓為無用論

點服之藥各有不同問答論

棄邪歸正論

用藥寒熱論

五臟所司兼五行所屬

五輪定位之圖

八廓定位之圖

五輪歌括

八廓主病

臟腑表裏三陰三陽輪廓貫通

逐年六氣總論

已上俱載書

五輪所屬論

八廓所屬論

目為至寶論

開導之後宜補論

眼不醫必瞎辨論

用片得効後宜少用勿用論

鉤割鍼烙宜戒慎論

用藥生熟各宜論

識病辨症詳明金玉賦

前賢醫案

雲麓漫抄云。淮南陳吉老儒醫也。有富翁子忽病。目視正物皆以為斜。凡案書席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為正。以至書寫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憂之。更歷數醫。皆不諳其疾。或以吉老告。遂以子往求治。既診脈後。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樂開宴。酬勸無算。至醉乃罷。扶病者坐轎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倒展轉久之。方令登榻而卧。達旦酒醒。遣之歸家。前日斜視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躍然而喜。且詢治之方。吉老云。令嗣無他疾。醉中嘗卧。閃倒肝之一葉。搭於肺上。不能下。故視正物為斜。今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肝亦垂下矣。藥安能治之哉。富翁厚為之酬。

九靈山房集云。元末四明有呂復。別號滄洲翁。深於醫道。臨川道士蕭雲泉。眼中視物皆倒植。請治於復。問其因。蕭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至天明。遂得此病。復切其脈。左關浮促。即告之曰。嘗傷酒大吐時。上焦及覆。到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遂以藜蘆瓜蒂為麤末。用水煎之。使平旦頓服。以吐為度。吐畢。視物如常。

張子和治一年幼子。十餘歲。目亦多淚。眾醫無効。子和見之。曰。此子目病。原為母腹中被驚得之。其父曰。孕時在臨清。被兵恐。令服瓜蒂散。加鬱金。上湧下瀉。各去涎沫數升。人皆歎之。曰。兒腹中無病。何以吐瀉至此。至明日瞭然爽明。

道山清話云。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像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一日從汪壽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

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如期。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黃亦不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為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愈也。

北夢瑣言曰。有少年苦眩暈眼花。常見一鏡子。趙卿診之曰。來晨以魚鱸奉候。及期延於內。從容久饑。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桌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少年饑甚。聞芥醋香。徑啜之。逡巡再啜。遂覺胸中豁然。鏡影消無。卿曰。即君喫眼前魚鱸太多。無芥醋不快。又魚鱸在胸中。所以眼花。故權誑而愈其證也。丹谿治一老人。病目暴不見物。他無所苦。起坐飲食如故。此大虛症也。急煎人參膏二觔。服二日。目方見。一醫與青礞石藥。朱曰。今夜死矣。不悟此病得之氣大虛。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果至半夜死。

一少年早起。忽視物不見。熟卧片時。略見而不明。食減甚。倦脈緩大。重按散而無力。意其受濕所致。詢之果卧濕地半月。遂用蒼朮白朮茯苓黃芪陳皮少佐附子二十劑而安。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兩目昏昧。咳嗽頭疼似鳴。若過饑益甚。醫治以眼科藥反劇。脈皆細弱。脾脈尤近乎弱。曰脾虛也。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上貫於目。脾虛不能輸運。臟腑精微歸明於目。故目昏腦鳴頭痛之候出矣。脾虛則肺金失養。故咳嗽形焉。醫不補脾養血。妄以苦寒治眼。是謂治標不治本也。遂用參芪各錢半。麥門冬貝母各一錢。歸身八分。陳皮川芎各七分。升麻柴胡甘草各五分而安。

薛立齋治一男子。日晡兩目際溢。服黃蘗知母之類。反劇。更加便血。此脾傷不能統血。輸榮於目。然也。遂用補中益氣湯。送下六味丸而安。

給事張禹功。目不明。服驅風散熱之劑。反畏明重聽。脈大而虛。此由心勞過度。思慮傷脾。蓋心勞則不能生血。脾傷則不能運輸。精敗於目也。用補中益氣湯。加茯神酸棗仁山藥山茱萸遼五味而安。後自攝不謹。復作益甚。用十全大補湯。加前藥而復愈。

王海藏治一女。形肥。年將笄。時患目。或一月。或兩月一發。每發則紅腫。如此者三年。服祛風熱藥。左目反生頑翳。從銳眥起。遮瞳人。右目亦生翳。自下而上。潔古云。從外走內者少陽也。從下而走。上者陽明也。此少陽陽明二經有積滯也。六脈短滑而實。輕取則短溢。遂用溫白丸。減川芎附子三分之一。二倍加膽草黃連下之。服如東垣痞積丸法。初服二丸。每日加一丸。如至大便利。則每日減一丸。復從二丸加起。忽一日瀉下黑血塊。如黑豆大而硬。自此漸愈。翳膜盡去。

櫻監生治一人。過食醋蒜豬肉煎餅。後復飲酒大醉。卧於煖坑。次日瞳神散大。視無定。以小為大。以大為小。行步踏空。百治不效。予曰。瞳子散大。由食辛熱太過然也。蓋辛主散。熱助火。辛熱乘於腦中。故睛散。睛散則視物無的也。遂用苓連諸寒之藥為君。歸芍諸甘辛為臣。五味子酸為佐。人參甘草天冬地骨皮為使。柴胡為肝竅之引。百劑而安。

一婦人目翳綠色。從下而上。病自陽明來。綠非正色。殆肺合腎而為病。猶畫家以黑調白。合成綠之象。乃用瀉肺腎之藥。而以入陽明之藥為引。使

唐高宗上苦頭重。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太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緞百匹。以賜鳴鶴。

安善趙君玉。目暴赤腫。點洗不退。偶思戴人有云。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之。乃以茶調散湧之一湧。而目愈。君玉歎曰。法之妙。其效如此。乃知法不遠人。人自遠法也。

孫真人在仁廟朝。治衛才人患眼疼。眾醫不能療。或用涼藥。或用補藥。加之藏府不安。上召孫。孫曰。臣非眼科。罪不全責於臣。

降旨有功。無過孫。乃診之。肝脈弦滑。非壅熱也。乃才人少年時。人壯血盛。肝血併不相連。遂問宮人。宮人云。月經已三月不通矣。遂用通經藥。經既通。不日疾愈矣。上賜孫三十萬緡。宮人謠曰。神醫不來。雙睛難開。

許學士云。首牧仲嘗謂予曰。有人視一物為兩。醫作肝氣盛。故一見為二。服瀉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真人曰。靈樞有云。目之系上屬於腦。後出於腦中。邪中於頭目。乘目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於腦。入於腦則轉。轉則目系急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故見兩物也。令服驅風入腦藥得愈。

丹霞朱僧氏。代章宗出家。既病。三陽畜熱。常居靜室。不敢見明。明則頭疼如錐。每置水於項上。不能解其熱。歷諸醫。莫能辨其病。後治之七日而愈。其法用汗吐下三法而已。後用涼物清鎮之。平復如故。

一女子年十四歲因恚怒。先月經不通。寒熱脇痛。後兩目生翳青綠色。從外至內。子謂寒熱脇痛。足厥陰之症也。翳從外背起。足少陽之證也。左關脈弦數。按之而瀉。肝經風熱兼血滯也。遂以加味道遙散加防風龍膽草。四服而寒熱脇痛頓減。用六味丸月餘而翳消。

一婦人患偏頭痛五七年。大便結燥。兩目赤腫眩運。施之頭風藥無不服。其頭上針艾數千百矣。一日戴人診其脈。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此頭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經。乃陽明燥金勝也。燥金勝乘肝。則肝氣鬱。肝氣鬱則氣血壅。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裏。尋至失明。治以大承氣湯。令河水煎二兩。加芒硝一兩。煎成頓令分三次服。下泄如湯。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菠蓀葵葉猪羊血以滑之。三劑之外。目豁然。首輕。燥結頓釋而愈。

畢善全治男子。每夜至。目珠連眉被骨痛。頭亦半邊腫痛。以黃連膏等寒涼點之。益疾。諸藥不效。灸厥陰少陰痛隨止。半日後又作。又灸又止。月餘。遂用夏枯草香附子各二兩。甘草四錢。共為末。每日中清茶調服錢半。下咽疼即減半。七日痊愈。

子和嘗治病目。或腫或翳。羞明。癢。溢。百餘日不愈。忽眼科張仲安云。宜刺上星百會。攢竹絲空諸穴。上血出。又以草莖內兩鼻中。出血約升許。來日愈大半。三日平復如故。此熱血壅宜破之之法也。

禹錫云。向有崔承元為官時。治一人死罪。因囚久獄。活而出之。後因病目數年。服藥痊愈。以別恙而終。一日崔目忽病內障。苦極喪明。愈年後。半夜獨坐數息。時聞階除如蟋蟀之聲。崔問為誰。答曰。是昔年蒙活出之囚也。今特報恩至此。遂以黃連羊肝丸告崔治目。言訖不見。崔乃依合服。不數月其眼復明。

因傳於世。

觀音光眼咒

出藏經

偈曰

救苦觀世音。施我太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痴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此偈。洗懺服識罪。普放淨光明。願現微妙相。

每日清晨用淨水一碗。持咒一遍。吹氣一口入水。持四十九遍。用水洗眼。能除眼障翳。即久瞽。治之亦可愈也。

晉范甯嘗苦目痛。就張湛求方。湛戲之曰。古方宋陽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次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以及漢杜子夏。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省讀書一。減思慮二。專視內三。簡外觀四。早起晚五。夜早眠六。丸六物。爇以神火。下以氣節。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能視簞之餘。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且亦延年。甯如是而行。不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